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兔儿岭 / 贺绪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5.1
(关中枭雄系列)
ISBN 978-7-5513-0770-3
I. ①兔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0398号

兔儿岭

作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	朵 云
版式设计	前 程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2.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70-3
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序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长篇迄今我写了五部,依次是——《兔儿岭》《马家寨》《卧牛岗》《最后的女匪》《野滩镇》。

第一部是1994年动笔写的,1995年8月份完稿,交给了一个书商,没想到被他弄丢了。沮丧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,幸亏我的承受力还可以,没有崩溃,重整旗鼓,花了三四个月时间重新写出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,书名《昨夜风雨》。等待出版期间被西安华人影视公司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事》(又名《关中往事》),在全国热播,广获反响。片头曲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,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……”唱红了大江南北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,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。

随后一鼓作气写了《马家寨》和《卧牛岗》。2005年年初,太白文艺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连同《昨夜风雨》(更名为《兔儿岭》)一并隆重推出,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2006年完成了《最后的女匪》,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。

2008年完成了《野滩镇》,此作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——西风烈·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,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中匪事。陕西关中闹匪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了,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,从没见过土匪,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土匪的首领几乎都是世之梟雄,不乏智勇杰出的人物,譬如书中的刘十三、马天寿、秦双喜、郭鹞子、彭大锤……他们称得上真正的关中汉子,之所以为匪,并非他们所愿,是有其社会根源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。杨陵,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穡之地,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,便改“陵”为“凌”,意在高翔。根据这五部书之一《兔儿岭》改编的电视剧《关中匪事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后,常有人问我,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?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。这些朋友对杨陵的历史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杨陵位于关中西部,南濒渭水,北依莽塬,西带长川,东控平原,原本是富饶之地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关中地区遭了前所未有的大灾,旱灾、蝗虫加瘟疫,死人过大半,十室九空,富饶之乡变成了荒僻之壤,土地也变得荒芜贫瘠,很难养人。有道是:“饭饱生余事,饥寒生盗贼。”此话不谬。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,却盛产土匪,当然,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凌,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。

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。在这里我郑重声明: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淳朴忠厚的良民,以农为本,种田为生,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;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,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,舍命跟土匪拼争过。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务事吵了架,分开另过,土匪趁机而入,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,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:“这家伙是个冷娃,把他看紧点!”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,响动声惊醒了伯父,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,伯父手执谷杈守在门口,撂倒了一个匪卒,随后跳下了窖子。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,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,说他们兄弟俩是真汉子。

然而,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,让乡亲们唾骂不已,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。有句俗话说:“养女不笑嫁汉的,养儿不笑傲贼的。”虽是俚语,却很有哲理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,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,不去偷情养汉?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,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,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。追根溯源,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,或秉性使然,或贫困所迫,或逼上梁山……尽管他们出身不同,性情各异,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,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,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迄今写了五部，不管哪一部，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，就把书扔了吧，免得耽搁您的时间。

这不是广告词，是心里话。

好了，不啰唆了，您看书吧。

贺绪林

2014 年中秋

第一章

罗玉璋的性命毁在了一根驴鞭上。事过多年，许多知情人回忆起这件往事，都一致这样评说。

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永平镇商会会长徐云卿在迎宾楼宴请罗玉璋。迎宾楼是徐家开设的，位于镇中央，是永平镇最豪华高档的饭馆兼旅馆。筵席十分丰盛，不过罗玉璋近几年吃过如此丰盛的筵席无数，并没吃出什么特别来。宴请接近尾声，跑堂的端上一个冷盘菜。徐云卿躬身给罗玉璋布菜，笑容可掬地说道：“罗团长，尝尝这道菜味道怎么样。”

罗玉璋夹起一片酱红色的肉片扔进阔嘴，细细咀嚼。第一个感觉是筋道，第二个感觉是肉细，越嚼越香，便说了声：“僚！”

这时坐在侧位的永平镇镇长杨玉坤笑着说：“罗团长能说出这道菜的名吗？”

这一问，罗玉璋便仔细看那菜。徐云卿笑道：“罗团长吃过的美味佳肴无数，这道菜还能难住罗团长？”

罗玉璋摇头：“云卿兄错了，还真把我考住了。不知此菜叫啥名。”

杨玉坤笑答：“金钱肉。”

“金钱肉？不是罗某在二位老兄面前夸口，这几年也见了些场面，还真的没吃过这道菜。”

杨玉坤笑脸盈盈，夹起一片肉片，举到齐眉高：“罗团长，你看像不像铜钱？”

罗玉璋再仔细看，果然似铜钱。肉呈酱红色，铜钱一般大小，中间有筷头粗的圆眼。

杨玉坤又笑问一句：“罗团长，你尝得出是什么肉吗？”

罗玉璋夹起一片塞进阔嘴，细细品尝，半晌，说：“狗肉？”随即又摇头否定，“不对，也不像是马肉……嗯，驴肉，是驴肉。”

徐、杨二人一齐笑赞道：“罗团长可知道这是驴身上的什么东西？”

罗玉璋用筷头挑在金钱肉的圆眼里，举在眼前细看，顿时醒悟，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驴鞭！二位老兄真能打马虎眼，驴鞭就是驴鞭，硬说成是啥‘金钱肉’。罗某今儿差点栽在了你们手里。哈哈……”仰面一阵大笑。

徐、杨二人也陪着大笑一阵。

罗玉璋一筷头夹起一擦肉片塞进嘴，一阵猛嚼，随后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随手抹了一把粘在唇髭上的酒珠，笑道：“谢谢二位，用这么好的东西招待我。”

杨玉坤说：“君子不掠人之美。罗团长不用谢我，这全是徐会长的一片美意。徐会长有四匹驴，是心爱之物。有人出五百大洋要买，他也没舍得出手。今儿给罗团长接风洗尘，他忍痛割爱，把它杀了。”

罗玉璋有点不相信：“一头驴能值五百大洋？我那匹赤兔胭脂马也不过值四百五。”

杨玉坤说：“驴跟驴可不一样。罗团长，你要见了那头叫驴保准也会喜欢的。那驴长绝了，方圆数百里不一定找得到，浑身乌黑如炭，油亮如缎，没一根杂毛。可那四个蹄子是白的，洁如白棉，名曰：雪里站。真是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。走手更好，骑上它不觉得是在驴背上，而像是驾着云在空中飘。百八十里路，半晌的工夫就到。”

罗玉璋心里一震，望着徐云卿。

徐云卿冲罗玉璋一拱手：“罗团长，永平小镇地处偏僻，穷山恶水，实在拿不出啥好东西为你接风洗尘。再则，罗团长官居要职，住在县城，啥样的东西没吃过？徐某献出爱物，理所当然，略表寸心而已。”

罗玉璋有点感动了。起初他还盛气凌人，此刻便谦恭起来，抱拳还礼：“云卿兄如此盛情款待，小弟受之有愧。”

徐云卿急忙摇手：“罗团长千万莫要这么说。偏僻小镇，常有土匪出没骚扰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往后还需仰仗借重罗团长的声威，剿灭匪患，徐某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罗玉璋完全明白了徐云卿的用心所在。徐家三代经商，在徐云卿手里已经很有了一些资产。永平镇的多半条街的铺面作坊都姓徐，而且县城和岐凤府都有徐家的店铺门面。别说在永平镇徐云卿是头面人物，就是在西秦县徐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富户。在岐凤专署、西安省城，徐云卿都有能说上话的人。可土匪却不买他的账，专吃他这样的流油大户。徐家的铺面作坊多次遭抢，却抓不住个匪毛。为此，徐云卿大伤脑筋。上次负责永平镇治安的是县保安团的第五中队，中队长吴清水是个很刁钻的角色，精尻子过河尻渠子都要夹点水。为保家保业，徐云卿在吴清水身上花了不少银洋和烟土，却屁事没顶。平心而论，也不是吴清水不尽力，实在是土匪头子刘十三胜他一筹。他不但没剿掉刘十三，反而让刘十三抢走了他的小老婆做了压寨夫人。这实在是给保安团丢脸！要不是吴清水是罗玉璋的表弟，罗玉璋就一枪崩了他。罗玉璋只是一巴掌扇掉了吴清水的两颗门牙，算是出了口心头的窝囊气。

保安团丢脸是小事，徐云卿却坐卧不宁，茶饭难咽。如此下去，徐家的家业还不让土匪抢光了！后来还是他的挚友杨玉坤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去找保安团团团长罗玉璋，请罗亲自出马剿灭匪患。徐云卿经商多年，交往颇广，却很少交军界朋友。俗话有“当兵吃粮”一说，在他眼里当兵吃粮的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安分守己之徒，特别是保安团那伙团丁，更是些地方上的痞子街痞子，不愿与他们为伍。他跟罗玉璋见过几面，并无深交，但对罗的处世为人素有耳闻，知道此人有些本事，心狠手辣，常会干出一些令人咋舌的事来。杨玉坤出主意让他去请罗，他虽心存顾虑，却也无可选择。他知道杨玉坤和罗玉璋有些交情，就把球踢过去，让杨玉坤出面去请罗玉璋，尽快剿灭刘十三这股土匪。当然，杨玉坤去县城时带了不少银洋和烟土。银洋和烟土自然都是徐家的。罗玉璋虽目中无人，却也知道徐云卿是西秦县出了名的富户，根基不浅，不可得罪，加之看在银洋烟土和杨玉坤的面上，再者，他本来就打算出马围剿刘十三，给保安团捞回点脸面，正好借水放船，落个顺水人情。他当即决定，撤回吴清水的五中队，换上王怀礼的一中队，并亲自前来布防。

杨玉坤给罗玉璋的小碟夹了一筷头金钱肉，笑问道：“罗团长可知道金钱肉咋样烹饪功效最佳？”罗玉璋嘴里塞满了肉，摇了摇头。

“当真不知道？”

罗玉璋咽下肉，说道：“当真不知道。玉坤兄你给咱说道说道，让我长长见识。”他的兴致空前高涨起来。

杨玉坤饮干一杯酒，笑道：“其实也没啥特别的窍门。先要拉来一匹母马或草驴，把叫驴逗得性起，那驴鞭坚挺而起，这时突出奇手，宰杀叫驴。叫驴将死未死之时，割下驴鞭当即下汤锅功效最佳。倘若不懂窍门，随便杀死叫驴取鞭，久放再入汤锅，那金钱肉啥功效也没有咧。”

罗玉璋将信将疑：“玉坤兄咋知道的这窍门？”

杨玉坤答道：“我的一位表叔是个屠夫，他也懂医术。是他跟我说的。今儿的金钱肉就是依此法烹饪的。”

闻听此言，罗玉璋更有几分感动。他吃喝得面红耳赤，有了几分醉意，朗声说道：“过去常听人说云卿兄待朋友义气慷慨，今儿相交才知此言不虚。云卿兄，你放宽心，这回我一定要叫怀礼提回刘十三的人头来！”

徐云卿斟满一杯酒，双手递给坐在罗玉璋身旁的王怀礼：“怀礼老弟，老朽敬你一杯！”

今儿宴请的贵客除罗玉璋外，还有保安团一中队长王怀礼。王怀礼坐在一侧，和罗玉璋的卫队长郭栓子只是吃肉喝酒，一直没有开言。他是个精灵人，明白啥时候该他说话啥时候不该他说话。此时徐云卿敬酒，他急忙起身接住酒杯：“徐老伯，我和您的大儿子望龙同过学，论理是您的晚辈，您叫我怀礼就行了。”说着，干了那杯酒。

罗玉璋笑道：“怀礼才二十啷当岁，在你面前还是个娃娃。你称他‘老弟’还不折杀了他。叫老侄好了。”

徐云卿笑了：“既然二位都这么说，老朽就以老自居了。怀礼贤侄，往后就仰仗你了。”

王怀礼站起身，朝徐云卿行了个军礼：“徐老伯，怀礼一定竭尽全力剿匪！”

杨玉坤在一旁击拳赞道：“怀礼扎的这个势就够吴清水学上一两年的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也敬怀礼一杯！”

罗玉璋一拍王怀礼的肩膀：“怀礼可是我的心腹爱将，他的一中队是我的保安团的刀刀子，生铁疙瘩都砍得开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徐、杨二人陪着大笑。王怀礼矜持地笑了笑，接过杨玉坤的敬酒一饮而尽。

这桌筵席直吃到红日西坠才撤席。

永平镇，古老的北方乡镇，虽然它早已没有久远朝代的建筑物，可人们总认为它是古老的。

永平镇有两条街，正街几乎全是铺面作坊，后街是居民区。徐家宅院在后街东头。在一片土木结构的青瓦房中徐家门楼鹤立鸡群，气势十分雄伟。磨砖对缝的门楼一砖到顶，黑漆铆钉的大车门，两个青石狮子分卧大门左右，虎踞龙盘，增添了许多气势。高高的四面长墙围着一宅两院。东边的院子是内宅，住着徐云卿一家男女老少和护院的郑二刘四。西边的院子有小花园，有菜地，有安着辘轳的水井，还有车房、牲口棚、伙计屋。内宅的东北、西南角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炮楼，炮楼修建的时间不长，专为躲防土匪。

内宅里有上房、东西厢房、客厅房和门房。门房与客厅房之间、客厅房与上房之间各有一个不大的花园，徐云卿和老伴住在上房，东西厢房分别住着他的两个儿子，门房住着两个护院。客厅房闲置着，来了客人才能派上用场。

罗玉璋和他的一班卫队没去王怀礼的队部住，被徐云卿安排住在了徐家的客厅房。徐云卿自然是巴结讨好罗玉璋，他本想安排罗玉璋他们住在迎宾楼，可罗玉璋说那里太嘈杂，不愿住。其实，罗玉璋心存恐惧，怕刘十三打他的突然袭击。当然这话他说啥也不能说出口。

徐家的客厅房很宽敞，除了宽敞的客厅外，还有四间套房。罗玉璋独住一间，几个贴身马弁住在其他三间。

客房里摆设高雅，家具都是楠木做的，窗明几净，床上的铺盖里外三新。显然，主人是把罗玉璋当贵客来招待的。罗玉璋随手抹了一把明亮如镜的桌面，面露满意之色，心里禁不住又一次感激徐云卿对他的厚望和高看。

今儿酒喝得有点过量，罗玉璋感到有点头晕。他喝了一杯茶，便和衣躺在床上想打个盹，却怎么也不能入睡，只觉得浑身一阵阵难以名状的燥热，一股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在心头升起，而且愈来愈烈。他身体强健，四十刚出头，正在如狼似虎的年龄，平日里性欲就十分旺盛，今儿又吃了那么多的金钱肉，此刻只觉得那个俗物在迅速膨胀勃起。他实在打熬不住，恨声骂了一句，腾地跳下床，大声叫道：“栓子！”

卫队长郭栓子应声而来。他没有问干什么，只是用眼睛看着罗玉璋。他这人话少。今儿的筵席上他就没说一句话。

“打盆洗脸水，要凉的！”

郭栓子转身走了，片刻工夫打来了洗脸水。罗玉璋洗了头脸，心静了一阵子。时辰不大身体又燥热起来，比先前更甚。心头的欲火愈燃愈烈，下身铁镬似的竖了起来，用手按也按不倒。他竭力不去想女人，却不能自己，满脑子都是女人的大腿、胸脯和光屁股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

这时罗玉璋吃起后悔药来，后悔没有住在迎宾楼。倘若住在迎宾楼，此时就让郭栓子找个窑姐来，一个不行就找两个。他罗玉璋有的是玩女人的钱！

罗玉璋原计划在永平镇住上几天，帮王怀礼安排布置一下防务。如果有可能，他还想主

动出击去打刘十三的老窝。可这会儿他想明儿一大早就回县城。他不能让在县城的四房妻妾守空房，而自己在这里受无女人陪伴之苦。

想到这里，罗玉璋的心飞回了县城。四房妻妾中他最宠爱三姨太。三姨太是个大美人，怎么爱也爱不够，却是个病西施，经不起他翻来覆去地折腾。因此他才娶了四姨太。老四相貌虽比老三有点逊色，却有一身白膘肉，肥而不胖，柔若无骨，绵软中透着瓷实，一对白馍馍似的奶子翘翘的，白瓷盆似的屁股丰腴浑圆，真真爱煞人。其实老二也不错，也是个美人坯子，就是时间久了，觉得没味了，不新鲜了。结发妻是个黄脸婆，他已经让她守了好几年空房，可现在想起她来也有许多可人之处……

越想他的几个老婆，罗玉璋越觉得浑身上下不好受，下身膨胀得似乎要爆裂。他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头发情的公猪，一头能撞倒一堵土墙。他起身直奔茅厕，手淫了一阵，泄了一下膨胀的欲火。

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，夜风袭来，颇有寒意。罗玉璋却浑身燥热，解衣敞开着胸怀。他实在打熬不住，想喊郭栓子陪他到街上去找妓院。正在张口要喊之时，发绿的眼珠却看到了一道绝妙的风景。

徐家的茅厕在客房的西侧。罗玉璋出了茅厕，目光正对着东厢房。透过几株花树的枝叶，东厢房的灯光射了过来，一个年轻女人的倩影映在金龙锁梅的窗格上，时隐时现。起初，罗玉璋以为自己想女人看花了眼。他定下神来，揉了揉眼睛再看，那女人的身影越加清晰，仿佛近在眼前。他不能自己地移步过去。没走出几步，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团长！”

罗玉璋回过目光，是卫队长郭栓子。他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毫无声息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团长，那女人是徐会长的大儿媳……”剩下的话郭栓子用目光说了。

郭栓子跟随罗玉璋已经七八年了。罗玉璋心里想啥他一瞧就知。罗玉璋除了看上他的好武功好枪法，更看上他这股善解人意的机灵劲儿。他十分宠信郭栓子，不管啥事从不瞒郭栓子。他自知有好色的毛病，也明白色能送命，给自个儿定了一条规矩：兔子不吃窝边草。并再三给郭栓子叮咛过，要郭栓子在紧要关头时提醒提醒他。

一听是徐云卿的儿媳妇，罗玉璋的脚步迟疑了。他掏出一根香烟点燃，竭力平息心头的欲火。一轮明月挂上了树梢，如水的月光泼洒一地。远处有猫在叫春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凄苦而又迫切，听着使人心烦意乱。忽然，灯光强烈起来，原来那女人挑帘出了屋。隔着花树枝叶，看不清那女人的眉目，但却看得清那女人有着很好的身段。只见柔软的腰肢一拧，一盆水泼在院子，散发着女人的气味，撩拨得人心旌摇曳。

“宁愿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罗玉璋心底闪出这句戏词来，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燃烧的欲火，猛一摔烟头，移开了脚步。

“团长！”郭栓子紧撵一步，叫了一声。

罗玉璋摆了一下手，头也没回，大步朝东厢房走去。郭栓子无奈地摇摇头，轻叹一声，隐没在夜色中……

走到房门口，罗玉璋略一迟疑，便伸手去推门。门竟没上闩，闪开一条缝来。女人刚刚沐浴毕，正在梳理秀发，听见门响，转过脸来，有些吃惊，但并没有害怕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人问，一脸的疑惑，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不速之客。

来人四十出头年纪，四方大脸，下巴刮得精光，唇髭修剪得很整齐，身材魁梧壮实，穿一身皂缎裤褂，敞着怀，白绸衬衣十分耀眼，显然是位有身份的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人又问一句。

“你是谁？”罗玉璋反问一句，满脸带笑。他深信自己的笑很讨女人喜欢。

女人有些愠怒：“我是这个家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”

罗玉璋依然满脸堆笑：“我是这个家的客人。”

“哦。你到我屋里来做啥？”

罗玉璋笑而不答，微眯着眼睛欣赏灯下的女人。这是个熟透了的女人，刚刚沐浴毕，秀发披在肩上，如一挂黑色瀑布，衬托得脸上的肌肤十分白嫩；杏核眼，一双乌眸，鼻子挺而直，嘴巴稍有点大，嘴唇鲜红丰润，很有诱惑力；身上的衣服却单薄，仅是衬衣，又显得有点窄小，那丰腴的胴体便显山露水地凸凹出来，特别是胸前的一双丰乳，似一对玉兔要挣脱纽扣的束缚探出头来。

罗玉璋顿时感到一种饥饿，狠劲咽了一口唾沫。对于女人，他十分有鉴赏力。眼前这个女人集中了他的三姨太和四姨太的全部优点，真是个尤物啊！他的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朝女人靠近，目光变得如同一双贪婪的手把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，又如同一双温柔的手在澡堂里给女人搓澡。

女人本能地后退一步，双手护住前胸，惊叫道：“你……要干啥！”

罗玉璋止住脚，看着女人，肉里眼里都透出笑来。女人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徐云卿徐会长的大儿媳妇！”

罗玉璋笑道：“知道，还知道你男人徐望龙去东洋留学了。”徐家的情况他还是知道一些的，都是听杨玉坤说的。

“那你还不快出去，真格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！给你说，我公爹请了保安团的罗玉璋，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”

罗玉璋想跟这个尤物斗斗嘴皮子，故意说：“谁说罗玉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？他就那么可怕？”

女人说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们这里有个顺口溜：兔儿岭的刘十三，保安团的罗蛮蛮，乌龙沟里狼撒欢。狼、刘十三和罗蛮蛮是我们这个地面上的三大恶物。罗蛮蛮就是罗玉璋，蛮蛮是他的小名。”

罗玉璋的眉头禁不住皱了一下：“你一个女人家脚不出户，咋知道的这些事？”

女人说：“罗玉璋那恶物瞎（坏）得出了名，西秦人都拿他吓娃哩，我咋能不知道！我看你这人目光不善，心存不轨。快出去吧，当心被我公爹瞧见，我有心饶你，他可不一定饶你。他跟罗玉璋一说，你的命可就没咧！”

罗玉璋故作不信：“你跟罗玉璋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为你他能杀人？”

“我是跟罗玉璋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可姓罗的跟我公爹相好，我公爹这次请他舍出去了许多银洋烟土，他能不替我公爹出力？”

“这话是你公爹说的吧？”

“这话还用谁给我说？这是明摆着的理。常言说：‘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’姓罗的是当团长的能不知道这个理？”

“这个理他八成知道吧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走！我看你是个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，也不想坏你的性命。你赶紧走吧！”

罗玉璋狰狞一笑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你公爹请来的罗玉璋。”

女人怔住了，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如堕五里雾中。

“怎的，我不像罗玉璋？”罗玉璋笑着，伸手捏住女人浑圆的肩膀，“你穿得这么单薄，不冷吗？”

女人醒过神来，想甩开罗玉璋的手，反被罗玉璋拉进了怀中。他说：“这么长的夜，没个男人陪着，你就不心慌吗？”

女人挣扎着：“你咋跟土匪一模一样！”伸手扇了罗玉璋一个耳光。罗玉璋一愣神，女人挣脱了，缩到了屋角。

罗玉璋摸了一下被女人扇过的地方，依然笑着：“好，好，我就喜欢驯不上套的骡马。”

说着，朝屋角逼近，一把抓住女人的手腕举到眼前欣赏着，另一只大手摸着女人的手：“真绵软，再打一巴掌吧，让我好好尝尝这滋味。”

女人吓傻了，想抽回手来，可怎么能挣得脱，反被罗玉璋箍在了怀中。女人想要喊叫，那丰润的嘴唇却被男人的大嘴巴堵住了，随即那粗壮的身坯也压了上来……

徐云卿的老婆徐王氏白天吃多了荤腥，半夜闹起了肚子。说来也有点奇怪，徐家三餐顿顿有肉，徐王氏很少因吃荤腥拉肚子。可那一夜闹起了肚子，而且闹得很急，急得徐王氏顾不得穿上长裤，穿着裤衩披上上衣就往茅厕跑。

从茅厕出来，徐王氏瞧见大儿媳喜凤屋里还亮着灯光，隐约听见还有说话声，心中顿生疑窦。这么晚了，是谁在她的屋里？徐王氏想悄没声响地过去在儿媳窗外听听，又觉得当婆婆的光着屁股听儿媳的墙根一来有点齜齜，二来有失体统。可儿子不在家，这个心她不能不操。倘若儿媳真的勾引了野男人，那徐家的脸面就丢尽了。

徐王氏正在迟疑之际，东厢房的屋门悄没声响地开了，一个黑影钻了出来。借着射出的灯光，徐王氏认出那是姓罗的团长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她赶紧把身子缩成一团，躲在黑暗处。

徐王氏用目光一直把罗玉璋送进了客房，这才心惊肉跳地回到自个儿的住屋。她没有点灯，摸着黑把徐云卿摇醒：“他爹，出事啦！”

徐云卿睡意未消，吃了一吓，忽地坐起身：“土匪来了？”

“土匪没来。是家里有了偷花的大贼！”徐王氏压低声音，在老汉耳畔把刚才眼里看到的一勺倒一碗地叙说了一遍。

半晌，听不见徐云卿吭声。徐王氏摇了一下老汉：“他爹，你灵醒着吗？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”

徐云卿早就灵醒过来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半晌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只当姓罗的真心要帮我剿土匪，没想到他偷花竟然偷到了我徐家！我这是引狼入室啊！”

徐王氏听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你说的是啥？”

徐云卿叹道：“这都是我自个儿招的祸！我是夹着纸钱往家里惹鬼哩！”

“这可咋办呀？土匪来了抢的只是咱们的钱财。这个姓罗的比土匪还要瞎十倍，他揭的是咱徐家的脸皮！这事若要张扬出去，往后你还咋在人前走路呀！”徐王氏长吁短叹。

徐云卿一声不语地起了身，一手捏着水烟袋，一手捏着纸煤，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烟。徐王氏明白老汉在动心机，便不敢再吭声，呆呆地看着那水烟袋一明一暗地闪亮。两人披衣而坐，一直到天光大亮。

吃罢早饭，徐云卿到客房去见罗玉璋。说了几句闲话，便问道：“罗团长准备几时回县城？”

罗玉璋坐在太师椅上，跷着二郎腿，手指夹着一支大号雪茄，那神情仿佛他是这屋的主人：“过些日子再回不迟。”

徐云卿的脸有点变颜失色，但短短一瞬又恢复了常态：“罗团长不是说县城还有重要公务吗？”

“也没啥大事，我已经派人回去做了安排。”罗玉璋坐直了身子，开玩笑似的说，“咋的，云卿兄要赶我走吗？”

徐云卿强作笑脸，说道：“罗团长说的哪里话。你这个贵客请都请不来，云卿哪能赶你走。”

罗玉璋哈哈大笑：“有云卿兄这句话，罗某就住上半年六个月。”

闻听此言，徐云卿出了一身冷汗。罗玉璋禁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永平镇这边我不放心，刘十三这股土匪不除，是我的一块心病，也是云卿兄的一块心病。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是呀是呀。”徐云卿嘴里应着，肚里却恨恨地骂道：“好你个狗贼，要把我徐某人的脸

皮往完地揭！”

又没话找话地闲扯了几句，徐云卿起身告辞。回到上房。徐王氏急忙迎上去问老汉：“姓罗的几时走？”

“妈拉个屁！他就根本没想走！”徐云卿有失常态，恨恨骂了一句，吩咐老婆：“去把成虎给我叫来！”

徐王氏捣腾着一双小脚慌忙去叫二儿子徐成虎。时辰不大，娘儿俩站在了徐云卿面前。徐云卿从嘴里拔出水烟袋嘴，长叹一声，欲言又止。徐成虎看着父亲的脸色：“爹，有啥事？”

徐云卿示意老伴把屋门闭上，叹口气说：“成虎，咱家出了件不得了的大事！”便把家丑给二儿子说了一遍。徐成虎是火药桶脾气，当即就跳了起来：“日他妈！姓罗的太欺负人，我把他狗日的收拾了去！”

“喊叫啥！”徐云卿呵斥儿子，声音低沉而又严厉，“凭你能收拾了姓罗的？！”

徐王氏在一旁也说：“娃呀，你莫要不知轻重，姓罗的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徐成虎怒气不减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姓罗的骑在咱脖子上拉屎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徐云卿训斥儿子：“你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就能咽下这口气？娃呀，这事弄不好麻达就大咧！”

徐成虎有点蔫了，不再咋咋呼呼。经过半夜深思，徐云卿已经冷静下来，一边抽水烟一边说：“如果姓罗的知足，见好就收，我也就哑巴吃黄连咽下了这口气。如果姓罗的吃饱不知道搁碗，那我姓徐的也就不客气了！”

徐王氏和徐成虎瞪大了眼睛看着徐云卿。徐云卿不慌不忙地又装上一袋烟，吸罢，说：“他姓罗的是只老虎，我姓徐的也不是羊羔等着让他来吃！”

徐成虎攥紧了拳头：“爹，你说咋办？”

徐云卿一扬眉毛，说：“收拾姓罗的不能叫你出面。”

“那叫护院的郑二和刘四干？”

徐云卿连连摇头：“成虎，干大事靠的是谋略，不能逞匹夫之勇。你啥时才能跟你哥一样会用脑子想事！这事如果让你或者让郑二刘四去干，干成了姓罗的手下那伙人能不怀疑咱？干不成那就更糟，姓罗的还不把咱徐家连窝端了！”

“那咋办？”

“必须找个跟姓罗的有深仇大恨，又肯替咱徐家出死力的人去干这事。干不成，他不会把咱徐家卖了。干成了，姓罗的手下那伙人也不会怀疑到咱身上。”

徐成虎挠起了后脑勺：“这人上哪达寻去？”

“就是难寻我才叫你来商量的。”

徐云卿又抽起了水烟，徐成虎不住地挠后脑勺，似乎那地方有一大把虱子。徐王氏眨巴着眼睛看看老汉，又看看儿子，一脸的愁容。

好半晌，徐成虎猛一拍大腿：“爹，有人了！”

“谁个？”徐云卿抬眼望着儿子。

徐成虎压低着嗓子，凑到父亲耳边说：“墩子！”

徐云卿沉吟半晌，把水烟袋往八仙桌上猛一蹶，面露喜色，吩咐儿子：“快去请墩子来！”

第二章

墩子的爹李世厚生前曾给徐云卿干过护院的差事。李世厚生得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幼年时因家境贫寒出家当过和尚，学了一手好拳脚，还学会了治疗刀伤棒疮的医术，后来耐不住寺院的清苦寂寞，还了俗，徐云卿请他去看家护院。他秉性耿直，忠厚本分，很得徐云卿的赏识。那年河南闹饥荒，过来许多逃难的。徐云卿用二斗麦子从一个老汉手里换来一个姑娘，从中撮合给李世厚做了老婆，第二年便生下了墩子。

有了老婆和孩子，李世厚又在徐家干了三年，手里积攒了点工钱，便在家乡置了几亩地。随后辞了徐家的活，回到家乡李家寨居家过日子。临别之时，李世厚倾金山倒玉柱地跪在徐云卿面前，泣声说道：“我李世厚不是人，对不住你……”

徐云卿急忙双手搀扶起李世厚：“世厚兄弟，莫要这么说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成家立业、居家过日子是大喜事，也是应该的。我为你高兴啊！”

“掌柜的，往后有用得着我李世厚的地方就言传一声，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要皱一下眉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！”

“世厚兄弟，言重了，言重了……”

辞了徐家的活，李世厚想过几天舒心平安的日子。可事与愿违。李世厚有个表弟叫杨豹子，是个不安分守己的角色，生在贫苦农家，却偏偏不愿过清贫日子，纠缠了一伙狐朋狗友拉起了杆子，越闹越红火。杨豹子知道表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，又懂医术，多次请表兄入伙，并说只要表兄入伙，他情愿让出头把交椅。李世厚并不动心，说啥也不去入伙。

杨豹子的人马日渐增多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一次竟闯进县城绑了县长姨太太的花票。两天后县长花了一千银洋，虽说赎回了姨太太，可姨太太却给那伙光棍汉当了两两夜的媳妇。

县长恼羞成怒，严令当时是保安中队长的罗玉璋，带上他的人马一定要剿灭掉这股土匪。

绑县长太太花票的那一仗，杨豹子的左臂挂了彩。杨豹子当天带着侄子小白狼和几个喽啰去找李世厚疗伤。李世厚知道这伙人得罪不起，强赔笑脸相迎。他取出药物等家什为杨豹子疗伤。

疗完伤，李世厚又拿出些膏、散、丸等药物给杨豹子，叮咛他如何服用。他想尽快打发走杨豹子，以免惹出事端。杨豹子却不慌不忙，呷了口茶，说道：“表哥，你有这么好的医术，干脆跟我上山算了，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”

李世厚淡淡一笑：“哥生就的穷命，挖出黄金变成铜，没那福气。”

这时，院外忽然传来急骤的马蹄声，屋里人都是一惊。杨豹子忽地站起身，右手已掣出枪来。一个喽啰慌忙跑进来报告：“豹爷，不好了，罗玉璋的人来咧！”

这些日子，罗玉璋放出的眼线一直盯着杨豹子，他们一行刚出乌龙沟就被罗玉璋的眼线盯上了。得到密报，罗玉璋火速带人赶来包围了李家。

杨豹子喝喊一声：“冲出去！”

可晚了一步，李家已经被保安队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只听墙外有人大声喊叫：“杨豹子，你被包围了！缴枪吧，缴了枪留你个全尸！”

杨豹子豹眼圆睁，喊了一声：“冲！”猛地冲到了院中。

外边的枪响了，杨豹子就地打了个滚，躲开了子弹，可他身后的一个喽啰却倒下了。杨豹子红了眼，手中的盒子枪爆豆般地响了起来，趴在墙头的几个团丁应声而倒。墙外传来罗玉璋的叫骂声：“杨豹子，你他妈的死到临头了还敢跟老子作对！机枪准备！”

李世厚赶紧拉着墩子娘儿俩，猫着腰跑到红芋窖跟前，疾声让墩子娘儿俩下去，低声叮咛：“记住，天就是塌了，也不能出来！”

墩子妈说：“他爹，你也下来呀！”

李世厚说：“我要不在，罗玉璋就会把咱家挖地三尺。千万记住，塌了天也不要出来！”

这时，机枪开了火，院门被打成了木渣。一个喽啰跃身上了院墙，却被飞蝗般的子弹打中滚了下来。小白狼情知不妙，喊道：“二爸（二叔），你快走，我来断后！”

杨豹子瞳仁往外喷火：“狗日的罗玉璋是要我的命来的，你快走！”

小白狼不肯走。杨豹子对着侄儿脚地打了一枪。小白狼一怔，呆眼看着叔父。杨豹子怒吼一声：“还不跑！”

小白狼明白了，痛叫了一声：“二爸！”

杨豹子又打一枪，吼道：“跑！”

小白狼哭叫一声：“二爸！”抹了一把泪，翻身跳出后墙。

眼看侄儿逃遁，杨豹子面露狰狞之色，带着几个喽啰企图夺路而逃，可终究寡不敌众，都被乱枪打倒在地。

打过一阵枪后，罗玉璋见里边没有动静，便命令团丁往里冲。他还不放心，命令团丁对着死尸一一补射，唯恐有个出气的。团丁们又在屋里屋外搜了一阵，没有发现什么。忽然，一个团丁发现了红芋窖，疑惑地朝下面张望。躲在柴房的李世厚一直盯着院里的动静。他见那个团丁对红芋窖起了疑心，生怕出了意外，一咬牙走出了柴房。果然，院里的人都被他吸引了过来。罗玉璋来到他面前，阴鸷地一笑：“李世厚，你的胆子能给天做椁子，竟敢窝藏土匪！”

李世厚急忙分辩：“罗队长，我没有窝藏土匪……”

“你没窝藏土匪？杨豹子咋在你家哩？！”

“他们来找我治伤……”

“他们咋不找我治伤？！”

“你不懂医嘛……”

“你狗日的还敢狡辩！你知道窝藏土匪是啥罪吗？与土匪同罪，要砍脑袋！”

“罗队长，我真格没窝藏土匪，你可不能冤枉人……”

“我冤枉你？”罗玉璋用马鞭一指杨豹子的尸首：“铁证如山，我看你是活泼烦了！”

李世厚见罗玉璋如此蛮不讲理，气愤已极，破口大骂：“罗蛮蛮，你个龟子，还讲不讲理？”

罗玉璋冷笑一声：“老子今儿来就没想着要讲理。你说我不会看病，这也是实情。我把人看不活，总能把活人看死吧。”说着大吼一声：“把铡刀抬过来，把狗日的给我铡了！”

几个团丁把放在台阶上的铡刀抬了过来，张开铡口，把李世厚强压在铡墩上。铡起铡落，鲜血喷了一院……

上面的响动声，墩子娘儿俩在窖下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墩子几次都要往上扑，都被母亲死死抱住。后来上面没了响动声，墩子要上去看看，墩子娘拦住了儿子，她不让儿子去冒险，自个儿爬上了红芋窖。这时太阳当头照着，白花花的阳光令人炫目。墩子娘第一眼看到的是满院狼藉的尸体，随后看到的是已经开始干涸的血水泛着一片红光，再后看到了鲜血染红的铡刀和丈夫的尸体，痛叫了一声：“他爹！”就昏了过去。

墩子左等右等不见娘来喊叫他，情急中他壮着胆子爬上了红芋窖。到底是初生之犊，他没有被吓傻，救醒了母亲。娘儿俩抱着李世厚的尸体哭成一团。

忽然，墩子妈听到远处有急促的马蹄声，情知不妙，急忙收住悲泪，让儿子赶紧跑。

原来，罗玉璋在返回的半道上听一个团丁说李世厚有个儿子叫墩子，已经是个半大小伙。另一个团丁说，李家有个红芋窖，可能藏着啥。当下他警觉了，勒回马头返回李家。他要斩草除根，以免留下后患。

马蹄声由远而近。墩子妈直催儿子快跑。墩子哪里肯跑，墩子妈急了，打了儿子一巴掌：“你再也不跑，我就碰死在你面前！”说着就要往墙上撞。慌得墩子急忙拦住母亲。他双膝跪

倒在母亲面前，叫了声：“妈！”泪水流了一脸。

墩子妈拉起儿子，含泪忍悲说：“你去永平镇找徐会长，你爹给他家干过护院，那人不错，会帮你的。”又叮咛一句：“记住，你爹是罗玉璋用铡刀铡死的，要报仇！”

“妈，要跑咱们一起跑……”

“娃呀，罗蛮蛮那贼抓的就是你，他要斩草除根。你跑了我一个女人家他咋样不了……再耽搁就来不及了，快跑！”

墩子双膝跪倒在地，给母亲磕了个头，抹一把泪水，越墙而逃……

罗玉璋率队再闯墩子家，抓住了墩子妈。罗玉璋横眉竖目逼问墩子妈把墩子藏在哪里，墩子妈一声不吭。罗玉璋命令团丁把玉米秆点着往红芋窖里扔。霎时红芋窖里冒出了滚滚浓烟。墩子妈还是一语不发。罗玉璋当即看出红芋窖里没有藏人，狞笑一声，让团丁把墩子妈吊在院中的古槐树上，逼问道：“说，你把崽娃子藏在了哪达？”

墩子妈破口大骂：“罗蛮蛮，你个贼不得好死！”

罗玉璋冷冷一笑：“你还嘴硬！先看看谁不得好死！”随即手一挥，几个团丁抱来玉米秆、麦草，浇上菜油，放一把火点燃。顷刻间墩子妈变成了一个火人。

墩子妈是个刚烈的女人，骂不绝口：“罗蛮蛮，你个贼，比土匪还瞎！”

那火越烧越烈，渐渐地，听不见墩子妈的骂声了……

墩子逃离家园，遵照母亲的嘱咐去投奔徐云卿。徐云卿果然是个讲义气的人，冒着风险收留了墩子。随后又暗地里托人买了两口棺材，悄悄葬埋了李世厚夫妇。

墩子在徐家住了一月多，自思梁园虽好，不是久留之地，决心出去闯荡一番。这一日，他去父母坟头烧了纸钱。从坟莹回来，墩子双膝跪倒在徐云卿面前，叩了三个头，泣声道：“徐大叔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还不清，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！”

徐云卿搀扶起墩子：“墩子，快甭这么说。你遭了这么大的难，叔能甩手不管嘛。再说，你爹在叔家干了多年，虽说有主仆之分，却情同兄弟。往后，你就是叔家的人，缺啥就跟叔言传一声，千万甭生分。”

墩子说：“多谢大叔了。我想到外边去闯闯，学点儿本事。”

徐云卿一怔，随即说道：“好，有出息！叔看得出你是个有心劲儿的娃娃。可你才十五岁，一个人出门叔真不放心。”其实，他已经听到了风声，罗玉璋知道跑了墩子，正在四处搜寻墩子的下落。这几天他正为这事犯愁，真怕这事给他招来祸殃。现在墩子言说要远走他乡，正好除了他的心病。

“大叔，你尽管放心。我爹在世时常给我说，男长十二夺父志，我都十五了，怕啥！”

“那好。”徐云卿说着取出十块银洋，“你把这钱拿上做个盘缠。”

在危难之际，墩子也没有推辞，接了钱，又给徐云卿叩了一个头。徐云卿拉着他的手有点伤感地说：“学成了本事，可甭忘了回来看叔。”

墩子说：“大叔放心，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回来看望你的！”

墩子一走就是七年，音信皆无。前几天，他突然回到了徐家。初见面，徐云卿还真没认出墩子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墩子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，可面前站着的是个虎背熊腰的钢板板小伙。墩子报了自家的姓名，徐云卿才在他身上隐约看出来了当年李世厚的影子，但毕竟不是李世厚。墩子的身坯跟他爹一样高大魁梧，但他爹更英武豪气，眉宇间眼神里透着一股灵气。

看到墩子出脱得这么豪气英武，徐云卿很是高兴。当下，徐云卿吩咐人安排酒宴为墩子接风洗尘。酒席宴间，徐云卿含笑问道：“墩子，这些年都学了啥本事，说给叔听听。”

墩子说：“也没学些啥，跟我爹当年一样，学了点拳脚功夫。”

徐成虎在一旁说：“露两手让哥看看。”

墩子笑而不语。同桌吃饭的郑二刘四都嚷嚷，要见识见识墩子的本事。墩子不想在人前

显能，徐云卿却也开了言：“让叔也开开眼界。”

再不露一手就是不给徐云卿面子。墩子放下筷子，站起身来，从屋角捡起一块砖头，伸开手掌运了运劲，便用中指做钻头去钻那块砖，只见指头钻了进去，青色粉末纷纷扬扬落下。眨眼的工夫，砖头被钻了一个洞，而那手指头竟然皮肉无损。

一桌人的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大。墩子扔了手中的砖，徐云卿才醒过神来，连声说：“好功夫！好功夫！比你爹当年的功夫还要了得！如今是乱世，有了这身功夫既能防身又能保家。成虎，往后你跟墩子也学两手。”

郑二刘四也连声称赞。徐成虎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墩子，把这功夫也教教哥。”

墩子拍了拍粘在手上的粉末，坐回桌前，笑而不语。徐云卿给墩子面前的碟子里夹了一块海参，殷切地问：“墩子，回来想干点啥？”他已经有心留墩子给他干护院。

墩子笑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个啥，这回回来主要是看看大叔你。”

徐云卿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真格是好记性，还记着当年的话。”

“我老怕忘了，天天都要在心里念叨几遍。”墩子说着拿出两样礼物：一样是个做工十分精致的水烟袋，一样是一棵上等东北人参。他说道：“大叔，我知道你啥都不缺，这两样东西在你眼里也不值个啥，可是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说啥你也要收下。”

徐云卿笑容满面，接住了礼物：“好好，叔收下。你不愧是你爹的好后人。做人嘛，就要讲个仁义礼智信。我当年看重你爹的就是这个，耿直豪爽实诚。你来到咱徐家，就是咱徐家的贵客。家里吃住不方便，让你成虎哥带你到正街咱徐家的客店住下，那里啥都方便。缺啥就找你成虎哥，他管着那一摊子事。你先歇息歇息，闲了咱爷儿俩再好好编编。”

墩子跟随徐成虎从后门进了徐家内宅。进了上房，徐云卿从屋里迎了出来。进了屋徐王氏急忙让座倒茶。一家人的殷勤还真让墩子心里过意不去。

这次回来，墩子看到徐云卿已显出老态。原先那根粗壮的发辫剪了，留成短刷刷披在脑后，前脑剃得精光，脸膛虽说还显红润，额头却刻上了几道皱纹；昨晚可能没有睡好，一脸的倦容；白眼底很白，黑眼仁子却黑，深藏着狡黠，令人敬而生畏。

“大叔，叫我来有啥事？”墩子问。

徐云卿边抽烟边笑着说：“也没啥事，叔就是想跟你编编。七八年了，你在外头都是咋过的？”

墩子便把他这几年在外头闯荡的经历大略地说了说。最初，他跟一家杂耍班子到处流浪卖艺。他跟父亲学过拳脚，人又机灵，在杂耍班子时间不长就红了起来。可班子里有几个痞子见他年少，老寻碴欺负他，其中之一是班主的儿子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他忍气吞声混日子。后来出了件事，他不得不离开了杂耍班子。

班里有个姑娘叫玉雁，年岁和墩子一般大小，人长得俊俏，爱说爱笑，和墩子很投缘。一有空闲，玉雁就和墩子坐在一起说说笑笑。这事惹恼了班主的儿子。班主的儿子已是二十啷当岁，看中了玉雁，常开玩笑说玉雁是他的小媳妇。班主夫妇俩也有意收玉雁做儿媳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玉雁常跟墩子在一起，便不大理睬班主的儿子。这就让班主的儿子很恼火。这天傍晚，墩子和玉雁又去附近的小河边游玩，恰好被班主的儿子瞧见了。他妒火中烧，叫了一个帮手，要给墩子点颜色看看。没想到他俩合在一块都不是墩子的对手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帮手见势不妙撒腿跑了。班主的儿子还硬装好汉，不依不饶。墩子年少火气盛，使出家传的看家本事，打得班主的儿子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这时只见帮手带着一伙人马，拿刀舞枪奔了过来。玉雁见势不好，疾声喊道：“墩子，快跑！”墩子看着玉雁有点迟疑。玉雁急得直跺脚：“甭管我！他们把我咋样不了！”墩子这才撒腿跑了。

后来，墩子在河南洛阳一家镖局落了脚。镖头姓周，是山东人，脾气耿直，为人最讲义气。墩子诚实厚道，手脚勤快，人又机灵，还会武功，很得周镖头喜爱。周镖头年近五十，无儿无女，便收墩子做义子，把平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了墩子。是时，镖局的生意很是不错。

不久却因了一场官司，镖局竟然关门倒闭了。墩子也说不清那场官司的起因，只知道镖局为一家大商号保了趟镖，途中被土匪劫了镖。镖局按事先说好的价码给商号赔付，可商号却说赔付的数目与实际货物的价值不符，说他们的货品是上等的玉石和珍珠玛瑙。其实他们的货品只是极为普通的玉石，而且并无珍珠玛瑙。商号告到了官府，并说镖局勾结土匪劫了他们的货物。商号掌柜的儿子在官府衙门做官，这场官司自然是镖局败北。墩子和镖局其他弟兄多方奔走打点银钱才使周镖头免于牢狱之灾。可镖局却一败涂地。周镖头关闭了镖局，气恨交加，卧病在床。墩子伺候左右，请医求药，搭救义父。周镖头吃药无数，病情却不见起色。药石再好再对症却医不得心病。周镖头气恨在心，无药可医。半年不到，周镖头含恨归天。

葬罢义父，有一家商号派人来，愿出高薪聘请墩子当保镖。刚和商家打了一场官司，墩子认定无商不奸，任凭来人舌灿莲花，只是摇头不语。不几天，周镖头的一位师弟又办起了一家镖局，请墩子去帮着协理，并有意召墩子为女婿。这时墩子已动了归乡之心。学艺七载，他自信武功超群，该回家为父母报仇雪恨了。师叔的女儿他见过几面，知书达理，颇有姿色，很让他动心。可久在江湖，他深知世事难测。在父母血仇未报之前，他不想成家。万一身遭不测，还不连累了人家女儿。他婉言谢绝了师叔的盛情邀请，踏上了西归的路……

徐云卿听罢，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你回来有何打算？”

墩子说：“大叔不是外人，我实话实说。这次回来专为报父母之仇！”

“你还记得仇家是谁吗？”

“保安团罗玉璋那个贼！”

徐云卿说：“姓罗的已非昔日可比，他现在是县保安团的团长！”

一提起罗玉璋，墩子的眼珠子都红了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他就是当上委员长，我也要宰了他！”

徐云卿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姓罗的现时就住在叔家。”

墩子忽地站起身，豹眼圆睁：“真格？！”

“叔还能哄你！他比你早到两天。那天你没把话说透，我怕出乱子，才让你成虎哥带你去客店住下。”

“那天人多口杂，我不便细说。姓罗的贼现时在哪儿？”

“就住在客房。”

墩子拔脚就要出屋门，徐云卿慌忙一把拽住：“你干啥去？”

墩子眼里往外冒火：“我去放贼的血！”

“你在外头闯荡多年，咋还这么冒失！”徐云卿把墩子按倒在椅子上，“他有一个班的卫兵，个个都能枪打飞鸟，你能近了他的身？就算你把那贼的血放了，你能跑得脱？就算你跑脱了，这事出在我家，他手下那伙人还不把我家一锅端了！”

墩子呆住了，他急着报仇雪恨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层。他秉承了父亲的性情，为人忠厚又讲义气。再者，徐家有恩于他，他怎么能为报自家的仇而连累徐家？一时他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徐云卿咕嘟嘟连抽几袋水烟，低声细语地说道：“贤侄，这事千万莽撞不得，要谋划得周全才好。”

“大叔，你有啥好主意？”墩子眼巴巴地望着徐云卿。

徐云卿恨声说道：“姓罗的那贼把叔也坑苦了，叔恨不能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！”

墩子有点莫名其妙，不明白罗玉璋怎的坑了徐家。徐云卿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你也不是外人，叔就把这丑事给你说了。这几年地方治理不力，土匪闹得凶，叔的铺面作坊接二连三地被抢。叔托朋友把姓罗的请来打土匪。姓罗的拿了叔的银洋和烟土，吃住在叔家里，叔拿他当贵客待。可这个贼吃了叔的拿了叔的，不但不替叔办事，竟然色迷心窍把你望龙哥的媳妇强霸了！你说这贼欺人不欺人！”

“这个狗日的！”墩子狠狠骂了一句。

“你有杀父亡母之仇，我有儿媳被夺之恨。姓罗的那贼是咱徐、李两家共同的仇家！”

这时墩子有点明白徐云卿的心思，站起身说道：“大叔，你说这事咋办？”

徐云卿沉吟一下，说：“叔知道你身手不凡……”欲言又止。

墩子一拍胸脯：“大叔，你出主意，我给咱干！”

“那好。这事白天干不得，只有晚上干最好。”徐云卿俯身过来，在墩子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。

墩子瞪起了眼珠子，惊问道：“连我望龙哥的媳妇一起干掉？”

“对，一起干掉！”徐云卿的脸色变得铁青。

墩子怔怔地看着徐云卿，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徐云卿缓和了一下脸色说：“不是叔的心太残，只有这么干才能滴水不漏，不让人怀疑。再说，那女人也太贱……”说着，转身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给墩子：“这是一千块大洋，干完活后你就远走高飞，过上几年等风平浪静了你再回来。”

墩子把包裹挡了回去：“这个我不要。我是替父母报仇，不是去当杀手。”

徐云卿一怔，随即说道：“好好，有种！是你爹的好后人！”又说：“你千万要当心，要不要给你再找个帮手？”

墩子气昂昂地说：“不要帮手。人多不机密。”

“贤侄说得极是。”徐云卿拉着墩子的手，“这事本应由叔来出面去干，可叔上了年纪，你望龙哥不在家，你成虎哥领着家事，又不会功夫，只好求你去干，既为徐家报仇，也为李家雪恨。贤侄，此举只可胜不可败，败了徐家一家老小就完了……”说着老泪潜然而下。

墩子双膝跪倒在地，眼圈发红地说：“大叔，你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一日不敢忘记。我知道大叔有家有舍，难抛难弃。刺杀罗玉璋，一是报大叔的大恩大德，二是报杀父亡母之仇。我墩子孤身一人，没家没舍无牵无挂。苍天有眼，此去罗玉璋那贼命丧黄泉；老天不佑，我墩子杀身取义，绝不连累他人！”叩了一个头，转身离去。

夜幕刚刚拉开，墩子从后门进了徐家内宅。内宅昏暗一片，上房和东西厢房灯光暗淡。客厅房没有灯光，估计罗玉璋和他的卫队外出还没回归。在暮色的掩护下，墩子悄没声响地猫在了东厢房的一间闲屋。闲屋的隔壁便是徐家大儿媳喜凤的住屋。徐云卿的谋划是：等罗玉璋进了屋，两人上了床颠鸾倒凤之时，墩子冲进去将两人一同杀了。墩子觉得这个主意高，人常说“连（交媾）在一起的狗不咬人”，只是把姓罗的那贼这样干掉有点不痛快，埋没了他的手段。

屋里很阴暗，放着一些杂物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。墩子心里慌慌的，猫在窗子跟前一双眼睛往院里看。他虽说恨罗玉璋入骨，可这杀人的勾当是头一回干，不由他不心慌。在镖局时他也真刀真枪地跟土匪干过，却究竟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。今儿亲自动手去杀人，他心里也有点打战。想想爹，想想娘，他慢慢不心颤了。再说徐云卿对他恩重如山，如果在这节骨眼上打退堂鼓，还有啥好脸去见徐云卿？想到这里，他心也不慌了，只剩下一股热血在胸腔里鼓荡。

没有多久，前院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随即客房亮起了灯光。墩子知道罗玉璋一伙归来了，心跳不由得加快了。忽然，院子出现了一个军人。最初，墩子以为是罗玉璋。仔细看看，便否定了。罗玉璋不会这么年轻，也没有这么高的个头。他虽然不认得罗玉璋，但徐云卿详细给他说过罗玉璋的相貌。

年轻军人一双眼睛朝东看着。墩子凭直觉便认定他就是罗玉璋的卫队长兼贴身马弁郭栓子。夜色浓重，他看不清郭栓子的面容，却看得见郭栓子有一双鹰眼，一举手一投足都轻捷异常，便断定此人练过武功，且身手不凡。他忽然觉得徐云卿的计谋出了点差错，忽视了郭栓子的存在。

郭栓子在院子转了一圈，进了客厅。可那张阴冷的脸和腰间那把盒子枪都刻在了墩子的

脑海。他意识到刺杀罗玉璋不会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也许根本就近不了姓罗的身。他禁不住有点心慌意乱，下意识地摸了摸掖在怀中的利斧。他原来啥武器都不想拿，自信凭武功就能干掉罗玉璋。后来又一想，还是拿件武器的好，空手万一有个闪失，不仅报不了仇，说不定还会搭上性命。今儿下午他在镇上几家铁匠铺转了转，挑起几把刀都觉得不称手。后来选中了斧子，买了一把，磨了一晌，斧刃锋利无比。他试着砍一棵树，手起斧落，胳膊粗的树干断成了两截。他冷冷一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就不信那贼的头比这树还硬！”

就在这时，隔壁的屋门响了一下。墩子隔窗看去，灯光中院里闪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倩影。天色太暗，看不清女人的眉目，但看那窈窕的身段，便猜得出女人一定十分美丽。女人娉娉婷婷地朝上房走去。墩子知道她是去做每天的例行公事，向公婆道晚安。徐云卿给他说过，这是徐家的规矩。

墩子的脑子忽然闪出一个念头：猫在这里不如猫在女人的屋里！他把眼睛贴在窗格，扫射一遍院子，见院中空无一人，疾步出了闲屋，一闪身便溜进女人的屋。

进了屋，墩子想找个藏身之处。扫一眼屋子，徐家儿媳的屋子果然不同一般，上等的红木家具，油光水亮；北方人习惯睡的火炕没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雕花双人大木床，床上锦被缎褥，花团锦簇。墩子顾不得欣赏这些，急寻藏身之处。拉开大立柜，塞满了衣物，没一丝空隙；打开卧柜，依然塞得满满当当；床头有个大衣箱，即使空着，钻进去也不好钻出来。屋子倒很宽展，可桌子底下梳妆台下都不是藏人之处。墩子不免慌乱起来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忽然，屋外有了脚步声。墩子急中生智，哧溜一下钻到床底下。

床下不是个好去处，怎么着也没有躺在床上舒服。墩子换了好几个姿势，都觉得不美气。最终侧卧下来，而面朝床外。这个姿势可以观察到屋里的动静，再则往外冲也便利。

刚刚藏好身，一阵细碎轻盈的脚步声就撞入墩子的耳鼓，接着门吱呀响了一下，他看到一双穿绣花鞋的小巧玲珑的脚在脚地走动。此时，墩子悬着的心松了一松。他知道对付这双秀溜的小脚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须等到那双粗重的大脚进了屋。

雕花木床轻颤一下，女人坐在了床边。墩子看得清女人的红绸旗袍上的印花。女人一双浑圆白嫩的小腿肚在墩子眼前轻晃；目光往上移，白晃晃的大腿触目惊心裸着，墩子禁不住意乱情迷，慌忙闭住了眼睛。

女人忽地又站起身，轻盈细碎的脚步声骤然响起。墩子睁开眼睛，只见那双秀溜的脚移出了屋外。她干啥去了？莫非她发现床下有人？墩子正在胡乱猜疑，轻盈细碎的脚步声又响进了屋。那双绣花鞋移到了床前，墩子的心不禁提了一下，猜测女人要干啥。一个油黑发亮、边上镶着彩色花纹的瓷盆塞到了墩子的鼻子跟前，一股浓烈的尿臊味直钻鼻孔。墩子急忙捏住鼻子，把一个差点打出的喷嚏捏了回去，肚里骂了一句：“晦气！”

雕花木床重重颤了一下，墩子明白女人上了床，顿时觉得身上有一股绵绵的沉重感。女人和衣躺在床上，与他只隔着一层床板和一层被褥。床轻轻地呻吟着，显然是女人在床上翻身。一股淡淡的难以名状的幽香从床上弥漫下来，不仅掩盖住了尿盆的臊味，也浓浓地包围了他，他不禁有点晕晕乎乎，只觉得有一种绵软的东西压在身上拥挤他。他心旌摇曳，心底潮起一股原始的欲望。

忽然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垫了他一下。伸手一摸，是掖在怀中的斧头。他浑身一激灵，收住心猿意马，在肚里直骂自己太荒唐。他手握斧把，竭力抑制住潮起的欲望，不敢使其再滋生蔓延。他思谋着罗玉璋进了屋上了床该怎样动手才好。鼻子前的尿盆散发出的气味又压倒一切地折磨他。他实在有点不堪忍受。他想把它挪个地方，手刚伸过去，床却又颤了一下。他慌忙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。

床上的人下了地，一阵窸窸窣窣。墩子不知道女人要干啥，只见眼前闪出一团白亮亮，一个白瓷盆样的东西搬在了他面前。他刚想弄清这是什么东西，一股水流注入尿盆，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水响声，随即溅了他一头一脸。他心中暗暗叫苦不迭。